



世界历史文库  
World History Library

doosriver 文川网  
古籍书城  
入驻商家  
在文川网搜索古籍书城 获取更多电子书

# 葡萄牙史

[瑞士] 戴维·伯明翰 著 周巩固 周文清 等译

A Concise History  
of Portugal



中国出版集团  
商务印书馆

# A Concise History of Portugal

ISBN 978-7-100-09445-0



9 787100 094450 >

定价：28.00元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www.cambridge.org](http://www.cambridge.org)





世界历史文库  
World History Library

# 葡萄牙史

[瑞士] 戴维·伯明翰 著 周巩固 周文清 等译

A Concise History  
of Portugal



中国出版集团  
商务印书馆

*A Concise History of Portugal* 2nd (ISBN:9780521536868) by David Birmingham first published b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

All right reserved

This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for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is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the Press Syndicate of the University of Cambridge, Cambridge, United Kingdom

©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The Commercial Press 2009

This book is in copyright. No reproduction of any part may take place without the written permission of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and The Commercial Press.

This edition is for sale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excluding Hong Kong SAR, Macau SAR and Taiwan Province) only.

此版本仅限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不包括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及台湾地区)销售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葡萄牙史/(瑞士)伯明翰著;周巩固,周文清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  
(世界历史文库)  
ISBN 978-7-100-09445-0

I. ①葡… II. ①伯…②周…③周… III. ①葡萄牙—历史 IV. ①K55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217395 号

## 葡萄牙史

责任编辑:王卫东

责任印制:孙志堯

装帧设计:罗洪

出版发行:商务印书馆

地 址:北京市王府井大街 36 号

邮政编码:100710

电 话:010-65258899

印 刷:三河市尚艺印装有限公司

开 本:640×960 1/16

印 张:14

字 数:195 千

印 次:2012 年 1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定 价:28.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 《世界历史文库》出版前言

在全球化时代,关注世界各国各地区文明发展的源流、现实和未来,不仅仅是新世纪人文学科的一个重点课题,也是许多当代中国知识分子强烈兴趣所在。甚至,关注别国热点,不亚于关注自身状况,也已经成为心态开放、视野开阔的许许多多当代中国人的一种精神生活方式。然而,至今我国尚未出版过一套相对完备的世界国别史及地区史丛书,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很大的缺憾。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出版业虽然陆续推出过一些国别史、地区史,但既无规划,也很分散,而且主要集中在英、法、美、俄、日、德等大国,覆盖面过于狭小,更遑论完备与权威了。为此,中国出版集团公司通过深入调研,邀约史学界专家进行多方论证,精心策划组织出版这套《世界历史文库》。

《世界历史文库》主要选收国别史、地区史的通史性著作,以国别史为主体,适当辅以地区史。计划共出版80种,2年内出齐。文库编辑委员会特邀我国世界史学界著名学者专家担任学术顾问,精心遴选著作。编选者和学术顾问一致认为,每个国家、地区的历史只选一种著作,因而要求此一种应是在学界已获得广泛定评的上乘之作,且最好是最新成果,作者应为著名史学专家,原出版者也应知名的出版机构。原著使用的语种主要是英语、德语、法语、俄语、日语等,中文译者应基本上是史学专业人士或具有较高史学修养的翻译家。总之,学术性、权威性、完备性、可资借鉴性以及可读性,是《世界历史文库》编选出版工作所追求的目标。

显而易见,入选《世界历史文库》的著作,只是给读者们提供了关于一个国家一个地区历史一种具有较高学术价值并可资借鉴的优秀文本。在史学领域里,治史者所拥有的材料、眼光、立场以及才学识见的不同,必然导致历史研究结论与叙述状态的迥异,相信读者们会在阅读

研究时注意加以辨别。上下数千年,人类一直在探寻自己的历史,寻找“信史”,追求“良史”,以期获得历史的真相和启悟。正如清代著名思想家龚自珍所说:“出乎史,如乎道,欲知大道,必先为史。”治史、读史的目的是为了发现并把握历史发展的规律,这是人类认识自身与寻求发展的需要。因而,寻找“信史”——要求史家叙述历史时具有很高的可信度,是其正当的要求。而追求“良史”——希望史家叙述历史时,在可信的基础上能正确揭示历史的内在真相与内在规律,达到“知兴替”而经世致用的目的,则是其最高的要求。宋代曾巩在《南齐书目录序》中曾提出“良史”的标准:“古之所谓良史者,其明必足以周万事之理,其道必足以适天下之用,其智必足以通难知之意,其文必足以发难显之情,然后其任可得而称也。”《世界历史文库》编选出版工作就是要坚持提供“信史”的原则,努力追求“良史”的境界,竭诚为我国史学研究者提供具有较高学术价值并可资借鉴的优秀文本,并满足各界读者了解世界各国各地区历史的需要,增进国际文化交流,为我国文化的繁荣发展作出贡献。这是编辑委员会和各位学术顾问的共同心愿和追求。

编辑出版工作不周之处在所难免,恳请批评指正!

**《世界历史文库》编辑委员会**

## 《世界历史文库》编辑委员会

主任 聂震宁

副主任 刘伯根

委员

(以姓氏笔画为序)

于 沛 马汝军 王乃庄 王晓德 刘北成

刘新成 汤重南 李工真 李 平 李安山

李剑鸣 宋焕起 张贤明 陈 恒 侯建新

郭小凌 钱乘旦 高 毅 彭小瑜

## 《世界历史文库》编辑委员会办公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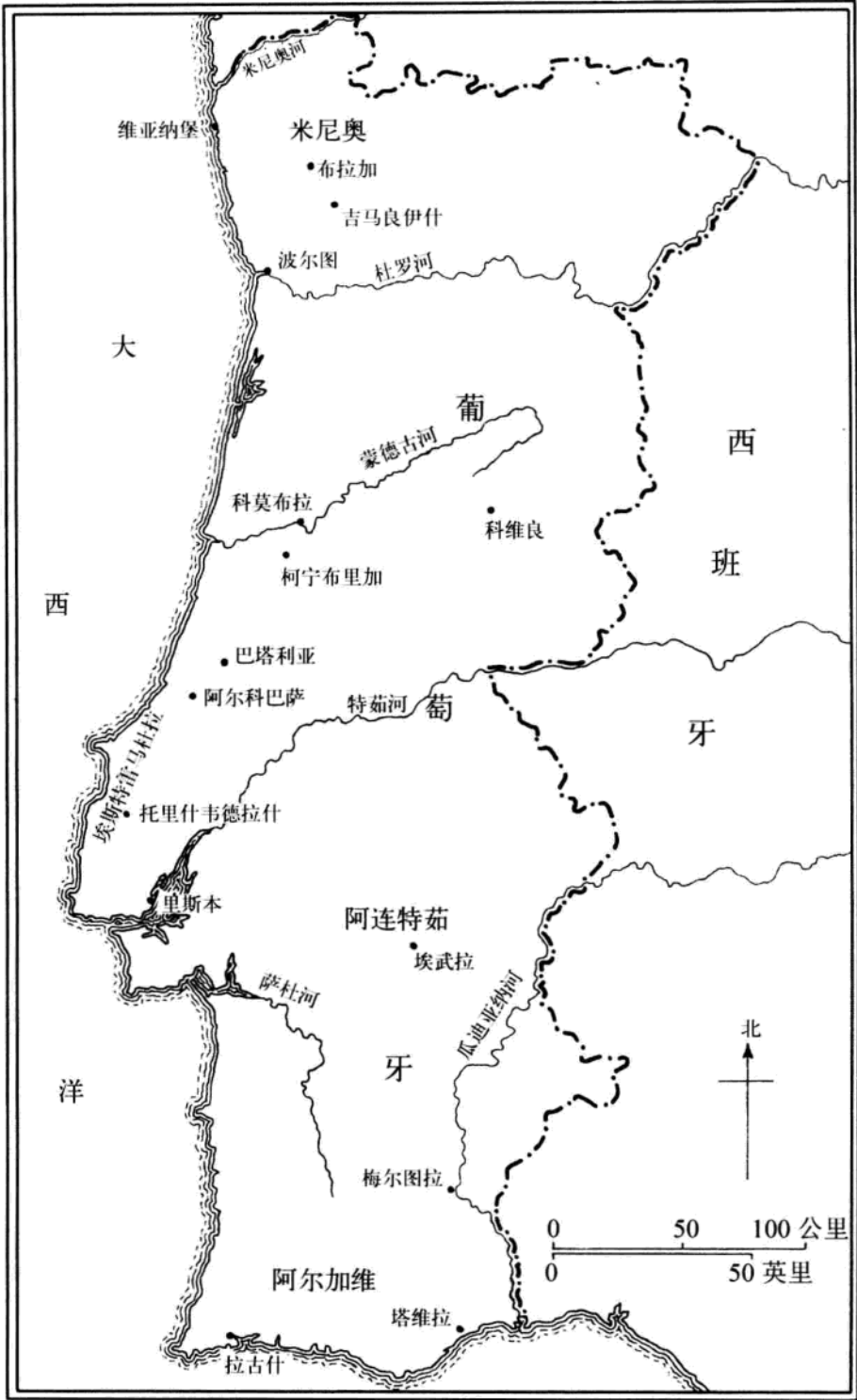
主任 宋焕起 张贤明

副主任 李红强

成员

(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卫东 王明毅 兰本立 郭银星



地图 1 现代葡萄牙



目  
录  
Contents

导言 / 1

第一章 人民、文化和殖民地 / 10

第二章 17 世纪的反抗和独立 / 32

第三章 18 世纪的黄金时代和大地震 / 61

第四章 巴西独立和葡萄牙革命 / 89

第五章 资产阶级君主立宪制和共和党 / 117

第六章 独裁统治和非洲殖民帝国 / 143

第七章 民主和欧洲共同市场 / 164

阿维斯、贝贾和哈布斯堡家族世系表 / 181

布拉干萨和布拉干萨-萨克斯-科堡家族世系表 / 182

葡萄牙共和国历任总统 / 183

原始材料选录 / 185

1990 年以来出版的相关作品选介 / 188

拓展阅读英文书目 / 194

索引 / 197

译校说明 / 216

## 导 言

1

葡萄牙是世界上最擅生存之道的国家之一。它只是一个很小的国家,人口从 100 万缓慢增长到 900 万就耗费了它 800 多年时间。在那段时间里,它在欧洲范围内获得了一种政治和文化上的自决权,也通过殖民扩张、海外移民和贸易,在世界各个角落留下了自己的印迹。与更为繁荣的加泰罗尼亚不同,17 世纪时,它成功地挣脱了西班牙的统治;与同样富有生机的苏格兰不同,18 世纪时,它并没有因为英国的经济资助而沦为其政治附庸;与那不勒斯和巴伐利亚那些中庸王国不同,在伟大的 19 世纪欧洲大陆帝国大统一中,它并没有被兼并;与德国和意大利不同,无论是在第一次世纪大战期间还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它都没有丧失其非洲殖民地。也不像诸如爱尔兰和丹麦等农业国,直到 20 世纪 80 年代,它依然处在欧洲经济共同体之外。

但是在近代历史上,葡萄牙不仅仅是一个顽强的幸存者,在欧洲的许多历史进程当中,它还是一位先驱者。中世纪的葡萄牙基督徒,在来自英国雇佣兵仅有的一点帮助下,与葡萄牙的穆斯林进行着血腥的斗争,终于在 13 世纪控制了欧洲的西部边缘。葡萄牙人还建立起欧洲第一个“现代”民族国家,它的边界自从阿尔加维(Algarve)古老的穆斯林“西部王国”灭亡后一直没有变过。一个世纪后,他们在大西洋的岛屿上首先践行了海外殖民这一概念。到 16 世纪,他们已经发现了通往亚

1

- 2 洲的海上航线。葡萄牙的香料帝国也许是短命的,但为紧随其后的荷兰和英国这类庞大的贸易帝国打开了通路。在美洲,葡萄牙对巴西的征服在面积上要远远超过后来构成美国的 13 块英属殖民地。此外,从巴西高原流入葡萄牙的滚滚黄金也成为推动 18 世纪欧洲工业革命的重要原料。

葡萄牙不仅在海外拓殖上引领潮流,还是在欧洲探索新社会组织形式的先锋。葡萄牙自由主义者试图将国家从极端教权主义中解放出来,并为实行民主和人道主义铺平道路。葡萄牙也是旧世界中最早采用法国共和政体模式的国家之一。但与此同时,葡萄牙不得不竭力维持它并不宽裕的处境。17 世纪时,为了保卫独立并收复大西洋上的殖民地,葡萄牙国库一直因海军的需求而吃紧。18 世纪时,公共建设工程中的纪念碑项目开始动工兴建,著名的王室宫殿群也开始兴建起来,这远远超出了一个小型农业国的建筑需求。19 世纪时,依靠非洲奴隶贸易最后阶段的盈利和数以百万计新世界移民的侨汇,有教养的葡萄牙中产阶级才得以维持维多利亚式的优雅生活。关于一个如此小的国家是如何在千百年间取得这般巨大的成就,有许多问题留待历史学家去解决。

- 3 对经济现代化的追寻是葡萄牙现代史中萦绕不去的主题。从葡萄牙独立最初,也就是 1640 年反抗西班牙统治斗争爆发的时候,葡萄牙就一直在经济上与它的海上保卫者英国紧密相连。因此毫不奇怪,它渴望在经济活动上效仿英国的增长和多样性,尤其着力于摆脱“欠发达”的困境,这种困境老是迫使葡萄牙提供原材料而买进工业制成品。发起一场工业革命的尝试在四个不同的世纪里经历了四次,每次都取得了不同程度的成功。17 世纪时,独立战争刚刚结束,地主和市民就陷入了一场是否发展羊毛纺织业的激烈斗争。最后地主取胜,市民的兴趣被导向了巴西新发现的机会上。一直到 18 世纪晚期,巴西金矿枯竭,工业化才再次成为葡萄牙政府需要考虑的一项急务。然而,制造业无法同作为外汇来源的高档酒类贸易相竞争,而且,葡萄酒贸易在巴西矿业衰落之后几乎成为葡萄牙唯一的贸易项目。19 世纪晚期,当酒类贸易下滑,国外竞争者开始领先葡萄牙时,葡萄牙开始尝试发动第三次制造业革命——创立国民工业以替代进口产品。机器化大工业的兴起

对城市无产阶级的形成至关重要,他们在国家事务中扮演了新的角色,并且帮助资产阶级在 1910 年宣布共和。但是 30 年代的世界经济危机和此后一段长期倒退的独裁统治却带来了一个停滞的时代——独裁统治粉饰农民的贫困生活,并且保护一种高度特权的寡头政治。第四次工业化的飞跃发生在 20 世纪 60 年代。那时葡萄牙从世界劳动分工中获得了一点好处——那些跨国公司正在寻找最正规、最廉价的劳动力市场,准备以此为开端将工厂从低成本、高度工会化的传统工业生产地转移出去。就在同一时期,国内的工业企业家方才开始利用葡属非洲殖民地,加强与欧洲大陆的紧密联系,建起纺织业、塑料制造业、造船业和其他轻工业。截止到 1986 年,葡萄牙最终加入欧洲经济共同体时,其第四次工业化进程的现代化建设已颇具成效。

要想找到一个恰当的时间顺序来划分现代葡萄牙的历史会得到很多答案。从根本上来说,17 世纪是一个民族主义的时代。葡萄牙摆脱西班牙的抗争始于 1640 年,在经历了一代人的光阴后,终于在 1668 年被承认。在欧洲早期近代史上,这是一段战争阴云笼罩、争取民族自决权的伟大战争濒临爆发的时期。但是,国家的独立需要得到富有同情心的盟友的认同和保护——而这是需要付出代价的。葡萄牙拥有一份财产——布拉干萨的王室公主凯瑟琳,她带着一大笔嫁妆被送到了英国,而那位更有威望的法国求婚者则被拒绝了。但是,王朝之间的联姻并不足以确保国家的生存和得到英国海军永久的支持。葡英同盟植根于 14 世纪用酒交换羊毛织布的贸易,1703 年,该同盟通过约翰·梅休因签署的著名条约(也有人说这是一个可耻的条约)得到了加强。一些观点认为,《梅休因条约》让葡萄牙变成了英国新的殖民地,但是条约并不像它看上去的那样不平等。虽然付出了一定的代价,但是它成为保护葡萄牙 17 世纪所赢得的民族独立的一个持久因素。

18 世纪的历史被 1755 年发生的里斯本大地震所牢牢占据,这也很有可能是葡萄牙历史上唯一一个印刻在欧洲民间文化记忆中的插曲了。然而 18 世纪终究是葡萄牙拼命炫耀财富的世纪:教会、王室和贵族竞相建造镶有巴西金子的小礼拜堂。布拉干萨家族当时被认为是世

docsriver 文川网  
入驻商家 古籍书城

在文川网搜索古籍书城 获取更多电子书



界上最富有的家族。圣罗克大教堂里的小礼拜堂是用珍贵的罗马大理石建造的,在它被拆解运回里斯本一块一块重新装好前,可能还受过教皇的赐福。巨大的马弗拉修道院被建成了不朽的西班牙风格。将水引入里斯本的水渠用接近两百英尺高的罗马式石柱建成。然而,财富在地震后荡然无存,葡萄牙将自己的命运托付给 18 世纪最伟大的开明大臣——蓬巴尔侯爵。在伦敦和维也纳经历了一段漫长的外交学习时光后,蓬巴尔开始竭力促使这个国家实现现代化。他将犹太人从宗教压迫中解放出来,废除殖民地之外的奴隶制,削弱贵族的权力,鼓励资产阶级的兴起,提高与英国酒类贸易的收益,改革国家的行政与财政措施。

18 世纪可分为两个阶段。在第一阶段,拿破仑的军队攻入了葡萄牙。正如他们在之前的危机中偶尔所想做的那样,葡萄牙王室和他们数以千计的随从跑到了里约热内卢——大西洋对岸他们更为富有的领地上。威灵顿的军队迅速起来抗击入侵者,使得葡萄牙晚了 10 年才接触 19 世纪新的革命思想。因此,直到 1820 年葡萄牙革命才得以爆发。5 就像之前的法国大革命一样,所有的一切都惊心动魄。葡萄牙革命历经了立宪激进主义、反动镇压、内战、人民起义和城市恐怖各个阶段。到 1851 年革命结束的时候,葡萄牙已经明显地改变了。旧的 18 世纪中产阶级摇身变成了新贵族。他们的首领解散修道院,分发教会土地,出售王室地产,设立起一系列新的贵族头衔,并为普通民众建立起一个有很高财产和选举权限制的众议院,同时又为王室贵族设立了一个英国式的议会上院。在历经了 30 年激荡的革命岁月后,新贵族们逐渐开始了半个世纪的政治稳定。

葡萄牙的维多利亚时代处于无所不在的萨克斯—科堡家族<sup>①</sup>统治

---

<sup>①</sup> 前身为韦廷家族(House of Wettin)的一支,因为受封于德意志萨克斯—科堡和哥达公国,遂以此国名为王朝名。后来该分支的数位王子通过婚姻或继承成为多国国王,如葡萄牙、比利时和保加利亚国王等。1836 年 1 月 1 日,萨克斯—科堡—哥达公爵恩斯特一世的侄子,斐迪南郡王与葡萄牙女王玛丽亚二世结婚,并于次年,他们的长子——未来的佩德罗五世出生后,和妻子并列为王,称斐迪南二世。自此开始了布拉干萨—萨克斯—科堡王朝在葡萄牙共 5 代君主的统治,直至 1910 年 10 月 5 日被葡萄牙第一共和国取代。——译注

下。女王的丈夫斐迪南和他的孩子们都是艺术的赞助者。作为欧洲最好的植物园,里斯本植物园一直被贝德克尔<sup>①</sup>旅行指南所青睐。上流社会的纨绔子弟纷纷去玛利亚二世歌剧院,既是去看戏剧,也是为了炫耀自己。在铁路时代投资热潮的鼓动下,里斯本与巴黎连通了。在著名工程师埃菲尔的帮助下,这座城市还建起一个缆索铁路、有轨电车和公共电梯的运营网络。通过强有力的公共工程计划,政府所扮演的角色被大大拓宽了。仅有的小挫折是发生在1870年和1890年的葡萄酒价格下跌。葡萄牙希望通过复辟过去的帝制来挽回这些损失。建立另一个帝国的努力——这次既不是在亚洲也不是在美洲,而是在非洲——因为葡萄牙投机性投资者的谨小慎微和在中非怀有敌意的英帝国主义者的野心而被暂时阻挠了。然而,这已经不是发生在葡萄牙大众殖民冒险欲望被激发起来之前的事了。殖民征服能塑造出民族英雄,而殖民的失败也帮着将漫长的维多利亚稳定时代推到了尽头。

维多利亚自由主义时代在经历三个阶段后走向了终结。第一阶段,1890年葡萄牙在非洲与英国发生冲突,不得不放弃对赞比西河腹地的主张,使塞西尔·罗德斯<sup>②</sup>从中得利。国家的颜面尽失让政府声名狼藉,也让王室狼狈。不到20年时间,葡萄牙的共和派——其中既有民主党人也有无政府主义者——于1910年推翻了王朝统治,宣布成立一个自由的共和国。这个共和国与之前的资产阶级王朝相比,既不能从殖民地取得财富,也不能推行一个独立于英国的外交政策,还不能

6

满足日益增长的无产阶级和底层中产阶级的合法需求。它很快也被推翻了,但这一次是被来自军队高层右翼天主教势力的反叛所推翻的。1926年的政变揭开了葡萄牙现代史上第四个也是最后一个阶段。在经历了17世纪的国家重商主义、18世纪的专制帝国主义和19世纪的自由君主制后,20世纪迎来了一个专制保守的时代。

1926年的军队叛乱起先一点也没能增进他们党羽的利益。短短

---

① 德国著名旅游手册出版商。——译注

② 塞西尔·罗德斯(1853—1902)英属南非金融家、政治人物和帝国创业人。——译注

两年内,他们便将政权转交给了一个叫萨拉查的忠实的天主教平信徒,一位头戴汉堡帽的科英布拉大学法学院的经济学讲师。他保证军队的社会特权并继续优待军队,以此来换取其对国家自由地进行独裁统治。这个邪恶的联盟打造出了欧洲早期的法西斯主义,给葡萄牙带来了一个经济严重衰退、政府军管和社会各阶级严重对立的时期。只有在品尝了 40 年货币主义的苦果后,经济自由才在 20 世纪 60 年代逐渐开始。在民主完全恢复之前又经历了 10 年,直到经历了 1974 年至 1975 年短暂的革命之后,葡萄牙才被接纳进了欧洲共同体市场体系。

在尝试对葡萄牙历史特点进行某种概括的过程中,很难判断其最显著的特征到底是农村孤立的传统主义还是里斯本城与世界发展之间紧密的联系。葡萄牙曾一度站在联结非洲、欧洲、拉丁美洲这一三角的顶点。通过一系列狂风骤雨般的事件,葡萄牙与主要关联国家和地区分道扬镳,获得了自主权:1640 年脱离西班牙独立;1822 年,巴西独立;1890 年与英国决裂;1974 年,又从非洲撤离。这一孤立程度是惊人的,使葡萄牙隔离于世界之外,几乎晚了整整一代人才接触到法国大革命。尽管葡萄牙的自由精英热切渴望,但是葡萄牙依旧停留在工业革命的边缘。更为显著的是,葡萄牙依然隔绝在第二次世界大战造成的转变之外。爱德华年代的保守主义社会价值观一直大行其道到 60 年代。尽管国家的政治和社会孤立,里斯本和波尔图依旧尽力紧跟欧洲的发展,西班牙政治改革的风潮通常很快就会传到葡萄牙首都。在欧洲对  
7 对面的尽头,葡萄牙与苏格兰和爱尔兰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苏格兰由渔民、牧民和农民组成,处在英国经济的统治下,爱尔兰则主要由贫穷的天主教农民构成。两个凯尔特民族都效仿葡萄牙,向美洲派出大规模的移民,三国都给新世界的社会留下了深刻的文化印记。

葡萄牙的文化特征吸引了许多杰出的观察家和学者,既有本国的也有外国的。几个世纪间造访葡萄牙的英国人的观察被罗兹·麦考莱收集成一卷篇幅的绝妙文字,视角诙谐,但不尽准确。查理·博克斯是一位非常卓越的帝国史学家,他的著作让葡萄牙为世界所关注。与他同时代在经济史领域的研究者是马加良斯·戈迪尼奥,其著述的研究

起步工作是在法国的流亡生涯期间开始的。另一位有流亡经历的著名史学者是奥利维拉·马尔丁斯,他从美国回来,开创了一个传记研究的新支流。此后,他又开始了跨度涵盖 15 世纪大西洋殖民到 20 世纪非洲共和帝国的多卷本历史著作的编定。在 1974 年革命之后,葡萄牙历史学家得以赶上新的学术潮流,特别是在社会史和工业化史方面。英国学术传统影响了何塞·库蒂莱罗、瓦斯科·普利多·瓦伦特、吉尔·迪亚斯和海梅·雷斯的著作。约瑟夫·米勒和杰维斯·克拉伦斯·史密斯分别在美国和英国对帝国所扮演的角色进行了认真的重估。与此同时,在葡萄牙,何塞·埃尔马诺·萨赖瓦编写的插图 6 卷本系列史、部分地满足了人们对知识的渴望。

自本书第一版问世以来,已有大量的英语、葡萄牙语和法语新作出版。这本书本身也被翻译成了葡萄牙语和西班牙语。在本书第二版中增列了一份新的书目,并对每本书做了几行评论。更需要勇气的是,尽管历史学家应该注意学科界限,不能太过关注当代,新版对 1990 年以后的葡萄牙历史还是增添了几页新的内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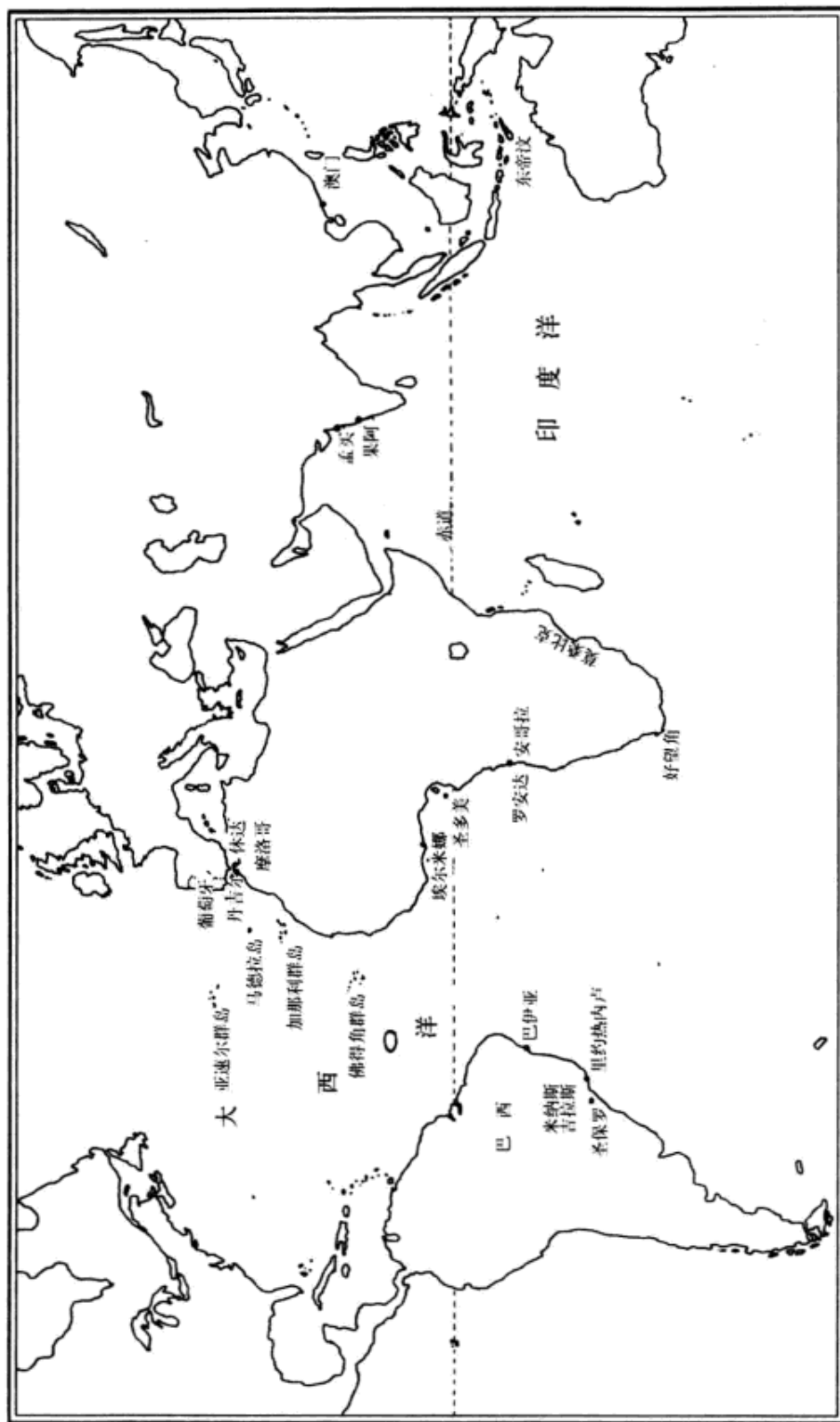
在这些新作品中,有一些是大规模、多卷册的历史编纂,是很多葡萄牙革命后最好的历史学家一起协作的产物,他们所呈现的不仅是对葡萄牙及其帝国的新调查报告,也是对过去的认识所进行的修正,而且相当激进,使人耳目一新。这部简史第一版中的一个创新之处就是试图展现出对 19 世纪自由主义时期和 20 世纪早期第一共和国时期葡萄牙所取得的社会成就的肯定。这种新视角的微光已经在若昂·马托德的《葡萄牙历史》第 5 卷中显现出蓬勃生机。他分析了现代葡萄牙历史在整个 1926 年至 1974 年独裁统治时期一直遭受的、长期的学术诋毁时代——这种学术诋毁极大地影响了国外对葡萄牙的许多记述。

新的历史编纂不仅仅挑战了对葡萄牙进行负面评价的陈词滥调,也对葡萄牙传说进行了新的解读。这些传说曾长期支撑起葡萄牙爱国者和政治家的自我形象,甚至至今还发挥着这一功效。整个萨拉查独裁统治时期,亨利王子——就是那位之前在维多利亚时代已经获得英雄地位,被称为大航海家的——被描述成葡萄牙伟大精神的化身。萨

拉查的战后政府尽管囊中羞涩,还是花了一小笔钱在里斯本港口的入口处建造了一座巨大的石头纪念碑来纪念他。那些试图去探究表象之下的真相、修正历史谬误的人都被指控为“大逆不道”,但是对冒险和剥削年代的异见观点所受的限制逐渐松动,并最终催生出彼得·罗素的王子传记这一杰作。

9 当 2002 年葡萄牙通过采用欧洲汇率的方式加入欧盟时,它的政治家们依旧需要爱国英雄,他们能通过英雄崇拜来保持一种国家认同感。他们特别倾向于钦佩瓦斯科·达伽马。在他率领小舰队顺流而下进行欧洲人第一次前往印度的远征 500 年后,一座新的 8 000 米长的横跨塔霍河的大桥以他的名字命名了。以下就能说明这位海军上将的历史地位——一位叫贾伊·苏拉马尼亚姆的印度经济史学家曾大声质疑:一群来自葡萄牙这样一个偏僻的蕞尔小国的海员,真的能在 3 亿亚洲人中掀起经济波动?瓦斯科·达伽马和他的后继者是否只是沧海一粟?葡萄牙政治家起初对此类论调相当不满。然而,从欧洲法西斯主义的废墟上诞生的民主葡萄牙已经懂得尊重开诚布公的争论。因此,那些重新审视中世纪,将葡萄牙艺术和音乐发扬光大,分析本国近期革命根源的新历史学家们,可以有足够的勇气、用有力的笔触去处理帝国伟大的主题。葡萄牙学术因此欣欣向荣。





地图 2 葡萄牙的海外殖民地

## 第一章 人民、文化和殖民地

现代葡萄牙的形成始于 1640 年革命和与西班牙长达 28 年的战争。当然,葡萄牙人的出现比现代国家的形成要早得多,他们的历史也很悠久丰富。事实上,有时中世纪的葡萄牙王国会被描绘成欧洲残存下来的最早的国家组织。葡萄牙社会的文化根源还可以上溯到更远的时候。旧石器时代,伊比利亚半岛西部有人类活动的痕迹,虽然并没有繁荣昌盛起来,但他们至少也给逝去的领袖们建起了专属的巨石墓葬。新石器时代,当地人尝试着开始对动物进行家养或半家养,培育谷物,同时也发展起了海洋捕捞业——这将逐渐成为几个世纪以来营养和经济收益的一个固定来源。葡萄牙艺术也逐渐从石珠、骨饰发展为用早期粗陶制成的装饰品,而这是一种延续至今的技艺。北部和西部相对开放的边界便于移民进出,他们带来了人类技术的每一个新方面:黄铜工艺、青铜铸造,最后发展到制铁。金属时代的来临也导致了昂贵珠宝的流行,对于黄金的追寻,不管是在国内还是在海外,都似一根精致的红线,贯穿后续葡萄牙历史的始终。

在铁器时代,葡萄牙文化经常因外部欧洲世界、地中海和非洲新民族、新思想的到来而得到丰富。古老的凯尔特人——他们在语言上与布列塔尼人和威尔士人关系密切——经陆路到来,寻找耕种和定居的良机。葡萄牙北部的家族结构和村庄组织都源自凯尔特人的经验。凯

尔特人也是艺术影响的一个重要源泉,他们基于风笛的音乐传统一直被传承了下来。来自地中海东岸腓尼基城市的海上贸易者则为沿海地区带来了殖民化影响。葡萄牙的煤矿,比如那些在康沃尔的,大大繁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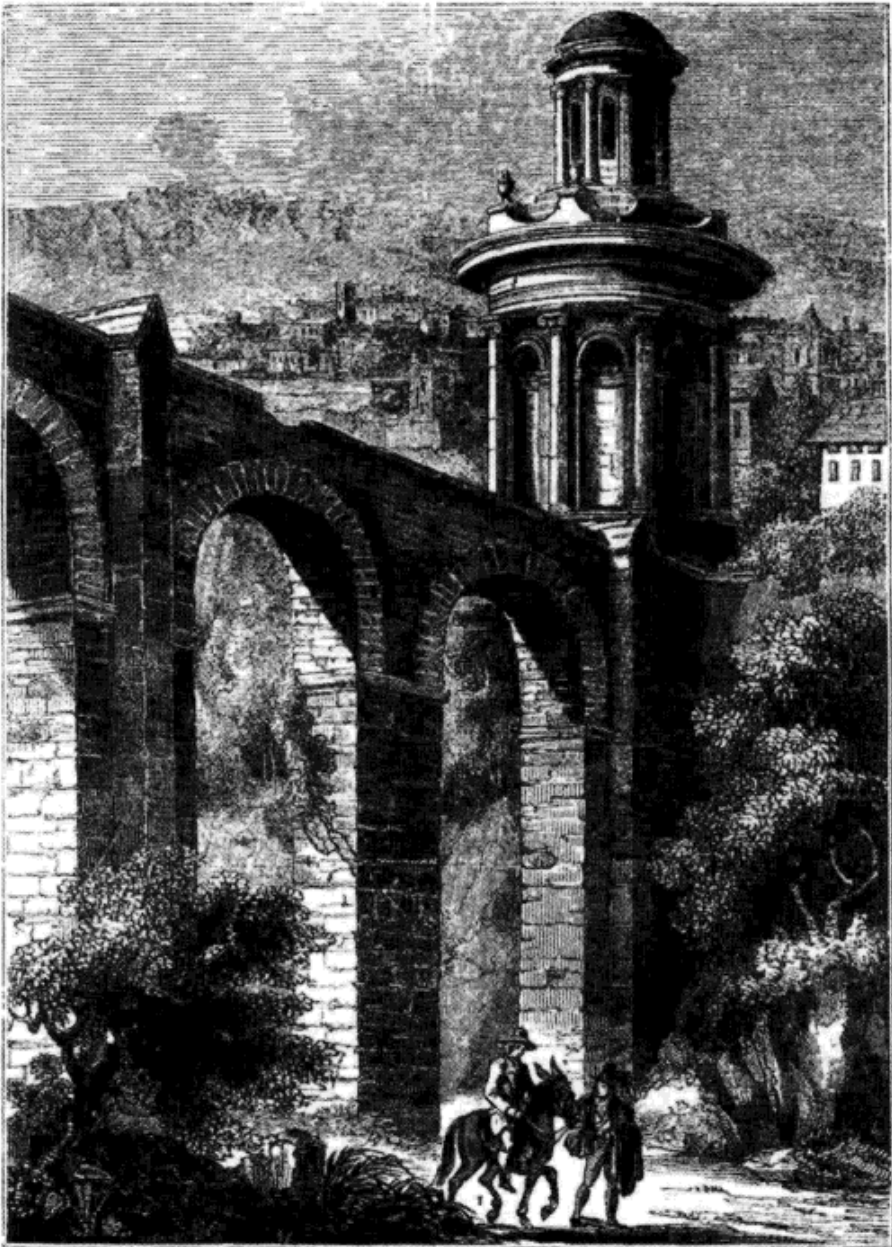


图1 罗马建筑不仅为卢西塔尼亚带来了铺有马赛克的别墅和大理石教堂,也带来了同样意义重大的市政工程,向诸如埃武拉这样的城市提供水源。

了地中海的诸多文明。腓尼基水手后来被希腊人和迦太基人所取代，后者也在大西洋沿岸的港口和海滩上留下了自己的印记。长途商业的发达孕育了造船技术和用进口罐装酒补充当地啤酒的需求。然而，早期葡萄牙历史上最伟大的殖民者还是罗马人，他们对内地和沿岸都进行殖民。

公元前 2 世纪，罗马人击败了他们在伊比利亚半岛西部的迦太基竞争者，并开始试图征服卢西塔尼亚人，也就是后来我们所知的在伊比利亚半岛东部的葡萄牙人。在经过 100 多年代价高昂的战争后，罗马共和国派出尤利乌斯·恺撒镇压葡萄牙中部高原的抵抗。带着一支 15 000 人的军队，恺撒越过丛山，到达大西洋，一路向北打进杜罗山谷。他发现葡萄牙相当繁荣，能提供必需的战利品来取悦那些远在后方的罗马的债权人。40 年后，罗马军团完成了对伊比利亚半岛西北部的血腥镇压。四个世纪文化和经济上的罗马化开始改变卢西塔尼亚人们的生活。一条连接里斯本巨大港口和富饶北方的战略高速通道被建了起来，这条路直到 2 000 年后的铁路时代才被超越。巨大的河流上筑起了石桥，正是凭借这种工程技术，一些公共工程一直挺立到今天。更伟大的建筑风格体现在拱形结构的水渠上，它们将水运过干涸的南部平原。在国家的中心，罗马城市科英布拉加(Conimbriga)繁荣兴盛起来，它离未来中世纪的科英布拉城不远。

罗马的殖民——无论是由意大利移民，还是由那些曾在军团中服役的退役士兵——是如此的强烈和漫长，以至于人们的语言都拉丁化了。

- 14 同样普遍的，城市法律和行政管理中也采用了罗马范式。城市获得了财政和司法权力以及持久而复杂的责任。一些重要的城市，比如说在瓜迪亚纳河上的梅尔图拉(Mértola)，可以铸造他们自己的钱币。市政府成为葡萄牙政治系统的关键。这也是在罗马停止统治古代世界 1 000 多年后，当葡萄牙开始自己的殖民冒险时，推向全世界的控制形式。在城镇之外，罗马别墅成了大地产的焦点，被后人称之为“大地产制”。南部平原的一些罗马地产扩张到 1 万英亩乃至更多，在那儿，代

理人和买来的奴隶种植着橄榄、葡萄、小麦、黑麦、无花果和樱桃。除了他们出产的农作物和牛外,特茹河沿岸的一些庄园还以培育珍贵的卢西塔尼亚马而著称。最有钱的庄园主让别人为自己的天井铺上漂亮的马赛克,为他们的客人建起舒适的热水浴室,他们甚至拥有为自己葬礼提供服务的私人小教堂。与此同时,他们的仆人和小妾却只能喝稀豆汤吃小米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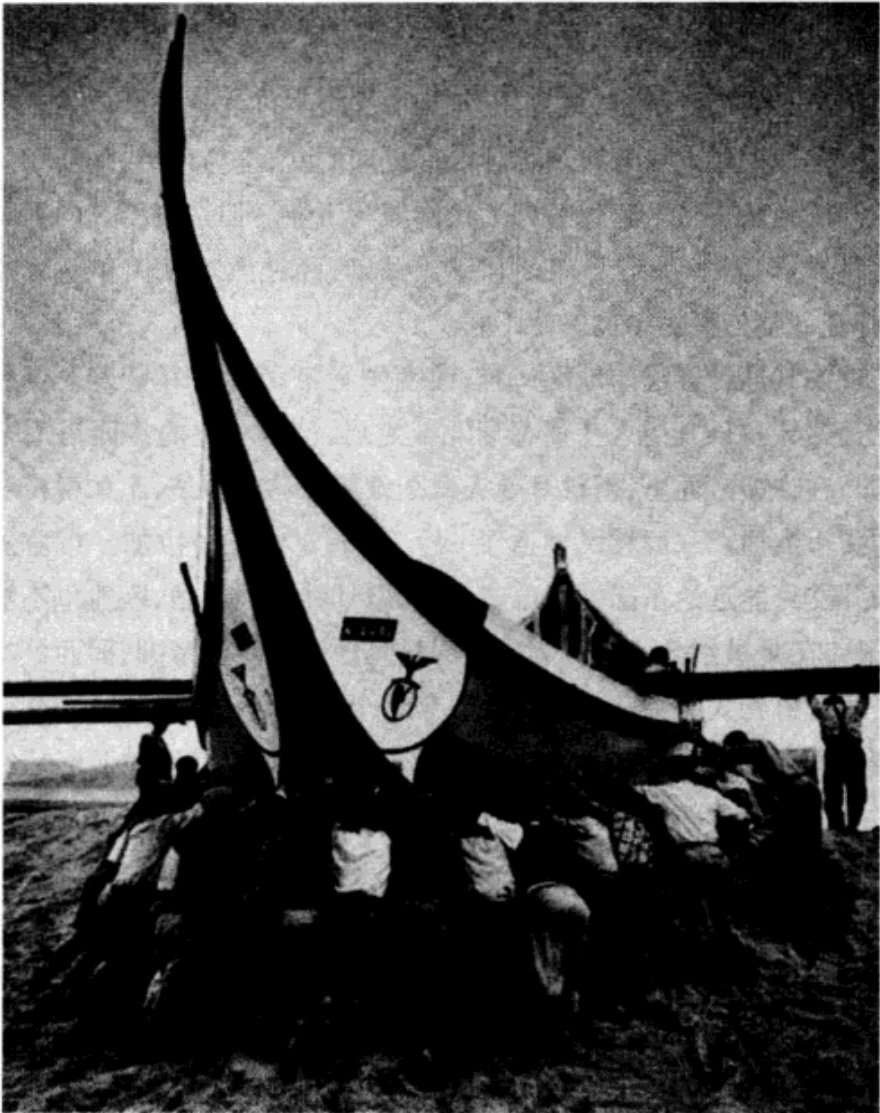


图2 敞篷船捕鱼业已经成为葡萄牙的主要产业,使我们如今还能看到迦太基时代的典型场景。



古代葡萄牙的工业与罗马文明的要求紧密相关。采石场被用来提供建筑用的石块、铺路用的石板以及那些用作雕刻的有很好纹理的石头。一批顶级建筑甚至也用了来自葡萄牙的石料。北部的露天金矿和石墨矿以及南部的铜矿和铁矿归政府所有,在承包商的严密监督下进行开采。为了限制走私和逃税,任何在天黑以后运输金属的人如果被抓到将被处以巨额罚金。在葡萄牙,劳动力完全由奴隶组成的生产方式一直延续到 18 世纪。在南部海岸,萨杜河三角洲地区的主要工业是鱼类加工业,葡萄牙的金枪鱼酱被腓尼基人发展成餐桌美味,受到古典时代雅典人的广泛赞赏,成为罗马“阿尔加维”的主要出口产品。鱼类的加工贮藏需要大量来自葡萄牙海岸提取的盐,这与鱼干、陶器和纺织品一同成为从古代一直保持到近代的罗马工业。但是最持久的罗马工业还是墓葬雕刻、大理石雕刻和镶嵌铺砌,经过黑暗时代和以后的岁月,都在调整与模仿中被保留下来。

16 就如其他受影响的地区一样,改变罗马帝国的日耳曼人入侵也影响了葡萄牙。日耳曼人在葡萄牙北部定居,与罗马化的卢西塔尼亚人为邻。在许多方面上,新日耳曼人试图维持罗马的传统,比如说模仿他们的货币流通。一群移民创造了一个王国,定都于布拉加。布拉加王国的邦交可能远达东部的拜占庭帝国,但其独立性不强,联盟也不够牢固,最终还是被纳入一个更为广泛的日耳曼伊比利亚帝国,即西哥特王国。尽管哥特人在葡萄牙的统治贯穿整个 7 世纪,但是在法律、文化和经济方面的影响却非常微弱,而且它富丽堂皇的首都远在西班牙的托莱多。在很多方面,历史学者也许更会把葡萄牙历史上的日耳曼时期记作之前 500 年罗马文化和之后 500 年伊斯兰文化之间的一段中间期。但是一项日耳曼遗产毕竟存在,那就是一种强化了了的基督教,这种新的地中海宗教在罗马时代后期开始传播到葡萄牙,但却是日耳曼王室贵族给了它一个新的推力。布拉加成为葡萄牙首屈一指的主教区,而托莱多则成为西班牙的高级教区。伊比利亚半岛的基督教在之后 500 年的伊斯兰统治中幸存了下来。

葡萄牙的伊斯兰化开始于第一个穆斯林世纪的晚期。在公元 710

年和 732 年之间,阿拉伯军队和为他们助战的北非柏柏尔人穿过伊比利亚半岛入侵了法国。他们为地中海文明带来了新的繁荣。他们的首都富饶的大都市科尔多瓦<sup>①</sup>,在那里,巨大的清真寺以上千根大理石石柱建成,俯视着横跨瓜迪亚纳河的罗马古桥。伊斯兰化蔓延到西方腹地,导致了葡萄牙大量人口改变信仰,旧的罗马式教堂被改建或重建,成为新的清真寺。那些坚守自己信仰的基督徒和犹太教教徒被容忍,但是伊斯兰教却已成为大众的宗教。只有在日耳曼影响最为强烈的北部,因为基督教首领起来抵抗科尔多瓦的帝国强权,伊斯兰教才没能渗入。在国家的其他地方,葡萄牙青年被鼓动起来,离开了在西部的家园,去宏伟的穆斯林城市当官或经商,寻找他们的财富。年老时再饱含回忆,返回自己的村庄,种种南瓜,用阿拉伯韵文写写田园诗——在卡蒙斯<sup>②</sup>用诗歌讲述葡萄牙人在阿拉伯的乡愁。前 500 年,移民和渴望故乡田园风情的传统就已经在 9 世纪的葡萄牙充分地确立起来了。

17

科学和知识是穆斯林学者带给葡萄牙最深远的影响之一。通过对古典著作的阿拉伯语翻译,那些古希腊的哲学家和数学家重见天日了。观象仪和指南针被引入到航海技术和地图制作中,穆斯林在印度洋巨浪而非地中海平静海面中积累的造船经验被采纳,以便适应大西洋的航海条件。阿拉伯技术不仅在海军建设中被采纳,也广泛应用于民用建筑。砖铺的道路、带顶的烟囱和带瓦的墙成为葡萄牙居家一个固定的特征。穆斯林瓷砖装饰为几何图案,但在后面几个世纪里,基督徒用瓷砖建造更为巨大而复杂的壁画,描绘历史上的英雄故事和日常生活的场景。在穆斯林时期,日常用语依旧保持拉丁化,但是涉及植物、工具、度量衡、车、挽具等的技术用语则借用阿拉伯语。穆斯林文化最大的经济影响体现在农业上,灌溉得到了改进和扩张,巨大的水车建了起来,将水从河里提到田里,机械化碾磨迅速代替了用臼来加工的传统劳

---

① 西班牙著名伊斯兰教城市。——译注

② 卡蒙斯,16 世纪葡萄牙著名诗人、剧作家,代表作有《卢西塔尼亚人之歌》。——译注

动力密集方式。穆斯林治下的里斯本因公共热水浴室和良好的卫生条件受到地理学家伊德里斯的赞颂。社会生活被音乐、舞蹈和精美服装的展示所主导。在穆斯林统治转为基督徒统治后很久，“摩尔人”的舞蹈仍受邀在葡萄牙盛大的国家纪念仪式上表演。穆斯林血统也许依旧可以在里斯本阿尔法马区<sup>①</sup>的乡村民歌中被察觉到。存留至今的穆斯林小巷依旧保持着 1147 年被英国十字军征服时的样子。

18 在欧洲十字军运动登上历史舞台、从海路运送雇佣兵攻打圣城耶路撒冷之前很长时间，葡萄牙宗教战争就已经开始了。在伊比利亚半岛北部山区，小规模基督教政权几乎贯穿整个穆斯林时代。在 11 世纪时，这些北方人已经侵入穆斯林领土深处，越过葡萄牙的布拉加往南直至西班牙的托莱多。与此同时，非洲涌现出新的军事势力，在穆斯林统治的伊比利亚半岛上建起一个新的王朝——阿尔摩拉维德王朝<sup>②</sup>。基督徒要求外援的呼唤引起了法国团体的回应，克吕尼的修道士们鼓励法国骑士和他们的武装随从加入葡萄牙的宗教战争。到 11 世纪末，一位来自勃艮第的亨利控制了杜罗河上波尔图港周围的土地，叫做“葡萄牙”，也就是港口之地的意思。1097 年 4 月 9 日，也就是法国诺曼底公爵占领英格兰 31 年后，勃艮第伯爵亨利对从米纽河到蒙德古纳河之间的葡萄牙大西洋平原发出领土宣示。在葡萄牙，一个基督教国家正在出现，去挑战穆斯林国家高墙环绕的城市和高耸的城堡。

葡萄牙伯爵马上产生将葡萄牙打造成王国的抱负，亨利的儿子阿丰索·恩里克斯在离布拉加主教区不远的吉马良斯市建起了戒备森严的王都。他的王位受到了两个方面的严重挑战，在北方，后来征服卡斯蒂利亚的基督教国王们声称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葡萄牙被迫投入大量资源去训练和装备军事人员以及修建石制防御工事；在南方，葡萄牙控制特茹河平原的野心受到了阿尔摩拉维德王朝统治下穆斯林社会的

---

① 里斯本最古老的城区，里面保留了很多摩尔式建筑。——译注

② 即阿尔穆拉比特王朝，11—12 世纪由北非和西班牙南部及东南部的柏柏尔人所建。——译注

docsriver 文川网  
入驻商家 古籍书城

在文川网搜索古籍书城 获取更多电子书

挑战。然而葡萄牙在 12 世纪前半叶依旧向南推进, 先将首都迁到科英布拉, 十字军非常残暴地攻陷里斯本, 又将首都迁至此地。在 12 世纪下半叶, 在从摩洛哥一直横跨到欧洲的阿尔摩拉维德王朝统治下, 穆斯林力量有所复兴。然而在 13 世纪时, 优势又再次回到基督教这边。与此同时, 北部边境依然战事频频, 给葡萄牙中世纪社会造成很大压力。贵族和国王间的合作经常破裂, 在意大利博洛尼亚大学受训的教会法学家们所推行的王权不时取代了封建契约。对这种王室专制主义的挑战最终在 1245 年爆发的基督教内战中达到了顶峰。

葡萄牙宗教战争使长期处于穆斯林平静统治下的国家陷入贫困, 战争不仅带来了饥荒、逃难和疾病的蔓延, 也扰乱了经济发展的步调。由于基督教势力进一步深入南部, 有时还伴随着永久性的占领, 葡萄牙穆斯林开始寻求向更为安宁和繁荣的西班牙和摩洛哥地区移民。被征服的部分地区人口锐减, 那些来自北方的移民粗放地经营着这些土地而不去投资高级的种植业。留下的穆斯林往往被奴役, 至少也会沦落到更低的地位。另一方面, 穆斯林城镇的基督教犹太人担当起新的地区领导角色。基督教殖民最具有艺术性的方面是在古老的穆斯林土地上建起了西多会修道院。伟大的阿尔科巴萨修道院只是葡萄牙中世纪建筑繁荣的代表之一。与修道会殖民和农业发展相反, 基督教军事组织的活动更贪财和功利, 例如圣殿骑士团, 他们也在战争中起到了主导作用。

在 1256 年, 复辟王朝采用了法国早期的民主模式, 召开议会或者说“国会”来讨论民族志向的分歧。在新一轮领土扩张过程中——这次葡萄牙的基督徒征服了相邻的阿尔加维地区, 贵族的野心部分地得到了满足, 用古老的掠夺方式获得了大量的财富。阿尔加维宏伟的“摩尔人”城堡、大西洋沿岸的伊斯兰“西部王国”全部都成了基督教征服者的战利品。然而, 为了避免生产劳动人口的大量流失, 新的统治者给了穆斯林臣服者一些民事和经济权利。基督徒对穆斯林宗教仪式的宽容虽然没有之前穆斯林对基督教信仰宽容那样执行的彻底, 但是伊斯兰教仍然在农民、手工业者中延续了好几个世纪, 这片属于果园和渔场的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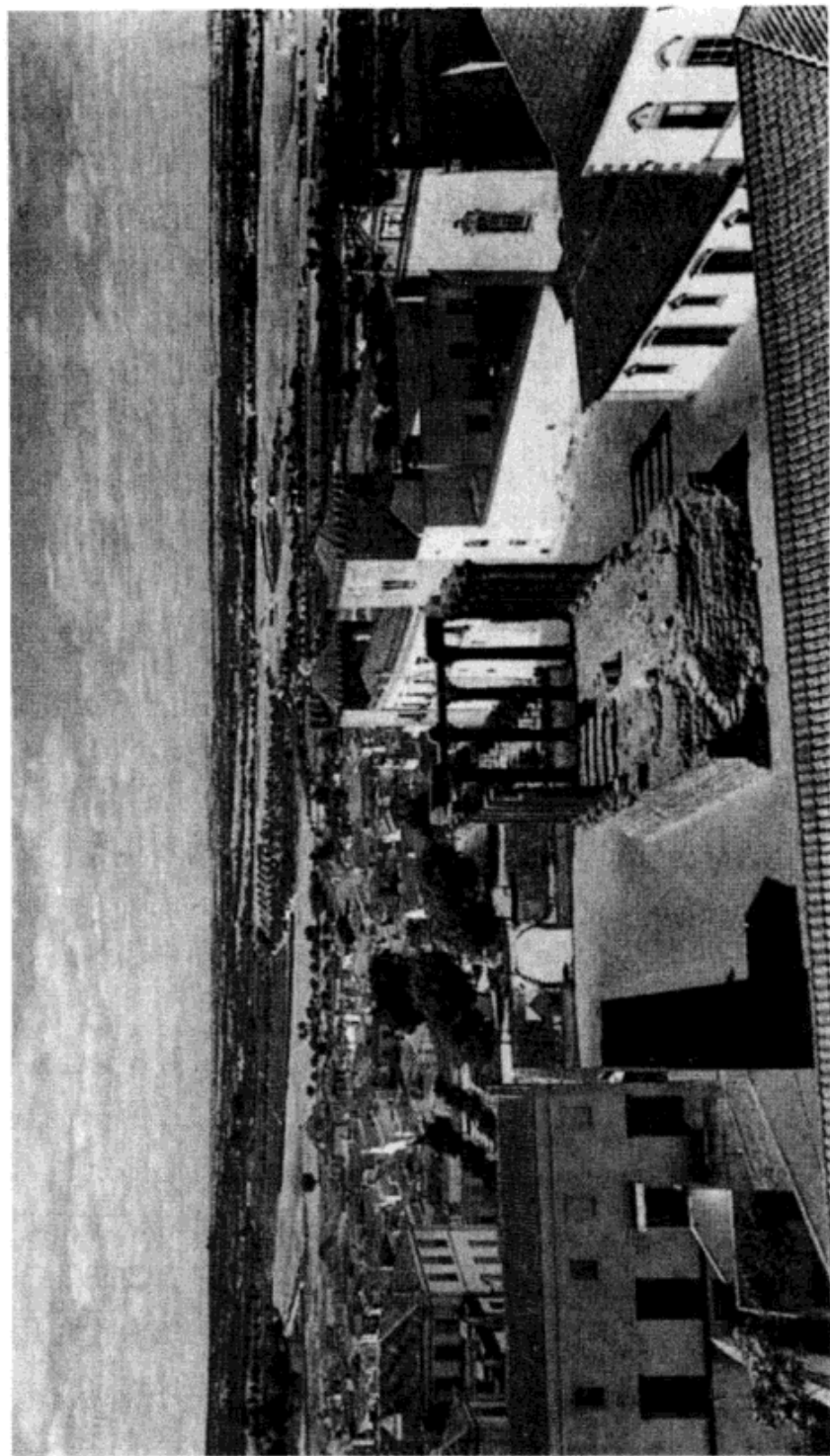


图3 埃武拉城周边的葡萄牙南部平原经历罗马人、穆斯林和基督徒的殖民统治。罗马人在此修建了狄安娜神庙(现在已经被毁,即图片的中心位置),穆斯林曾在这座山顶城市设防,而基督教的国王们则经常在此居住。

静之地成为半自治的王国,也依旧维持着不温不火的繁荣,其国王还是带着葡萄牙的王冠。

对阿尔加维的基督教征服导致了非常严重的不利,那就是将葡萄牙带入了与卡斯蒂利亚尖锐的冲突中。这一冲突主导了葡萄牙未来700年的外交政策。

卡斯蒂利亚从西班牙中部高原向南的扩张与葡萄牙的扩张几近平行。然而葡萄牙具有长期拥有大西洋入海口的优势。卡斯蒂利亚需要一个出海口的欲求使得它对穆斯林西方提出了领土要求,但是这被葡萄牙对阿尔加维的征服所阻碍。于是,卡斯蒂利亚被迫通过它征服的安达卢西亚、塞维利亚和科尔多瓦这些内河港口发展海外贸易,而无法通过一直所渴望的拉古什、塔维拉这两个海港。冲突并没有因为阿尔加维的陷落而告终,葡萄牙和它东部邻居之间的对抗反而加剧了。维持边界城堡以保卫边界的军事传统不再针对南部穆斯林敌人,而是转向东部的基督徒。边界城堡被定期加固,这一做法一直持续到1640年葡萄牙独立战争开始。防御支出给国库增加了沉重的负担,使得要想在后征服社会的对立阶层中达到一种社会平衡变得更为困难了。

在宗教战争之后的几个世纪里,葡萄牙社会被分成了三个截然不同的地理区域。在北部,封建契约等级制度支配着一种农业经济。为贵族提供劳动力,可以换来一些谷物和对抗邻国侵略的最低限度的保护,这就是这种社会契约的基础。这个体系是剥削性质的、暴力的也是不稳定的,但是它经受住了规模巨大的14世纪灾难,比如黑死病和“农民起义”——这两件事正如影响英国的那样,在同一时间以同样的方式也影响着葡萄牙。在葡萄牙中部,焦点则汇聚在市镇,其中涉及各种阶级关系。中间阶级市民中的“市民阶级”在城市中获得了影响力,从手工艺和商业中获得财富。权力掌握在市政当局手中而不是在贵族手里。城镇对粮食的需求有助于中部平原的地主致富,但是城市对劳动力的需求又使大量农工离开农场,导致了佣工的稀缺。为了留住他们的仆人,地主开始奖给他们有限的土地权利,以换取货币或其他形式的地租。在南部,掌控社会的既不是北方式的贵族也不是平原式的市政



22 当局,而是骑士修道会。他们的庄园役使基督教移民和穆斯林奴隶来工作。以不同程度的合作和对抗为模式,劳力在整个国家都被需求,也遭到抵制。1373年,里斯本城的市民决定建一道新城墙来抵挡作乱的乡下人和外国入侵者,并强征很重的劳动税。紧张局势由此爆发,不到10年,乡村就陷入了公开叛乱,王室失去了对王国的控制。

1383年革命奠定了早期现代葡萄牙社会的基础。不光是农民反抗贵族,市民也起来反对国王。摄政王王位的竞争者在城镇和农村争取支持,为民众广泛参与政治事务打开了道路。在混乱中,里斯本主教被一群人私自处死,一位非嫡出的王子发动了一场宫廷政变,然后被暴民拥戴为国家的守卫者。这位王子,阿维斯的若昂,是阿维斯军事修会的主人,因此,当他在一场内战中离开城市去全国寻求支持的时候,便能得到其他军事修会首领的支持。卡斯蒂利亚将这次动乱视为进行干涉的良机,便围攻里斯本,好让它倾向的王室派别掌权。然而鼠疫突袭这座城市,迫使西班牙人退兵。经过了两年动荡,葡萄牙议会在科英布拉召开,宣布王位空缺。11名牧师、72名贵族和军事修会骑士以及50名代表市政府的平民,选举阿维斯军事修会会长若昂为葡萄牙国王,称为若昂一世。卡斯蒂利亚人立刻再次入侵,结果是在1385年8月14日的阿勒祖巴罗塔战役中被联合起来的葡萄牙各派所击败。胜利者开始着手设计葡萄牙最好的修道院——巴塔利亚修道院。里斯本出资兴建一座巨大的加尔默罗会<sup>①</sup>感恩大教堂。因为对一个强国取得了辉煌的胜利,葡萄牙的民选王朝赢得了国内的支持和国际上的尊重。

阿维斯王朝着手建立一个稳固的、着眼于未来的反卡斯蒂利亚同盟,从而开始在国际事务中崭露头角。一个显而易见的潜在合作伙伴是英国——另一个在列强势力范围西部边缘的大西洋小王国。

---

<sup>①</sup> 俗称圣衣会,天主教隐修会之一。12世纪中叶,由意大利人贝托尔德(Bertold)创建于巴勒斯坦的加尔默罗山,故名加尔默罗修会。——译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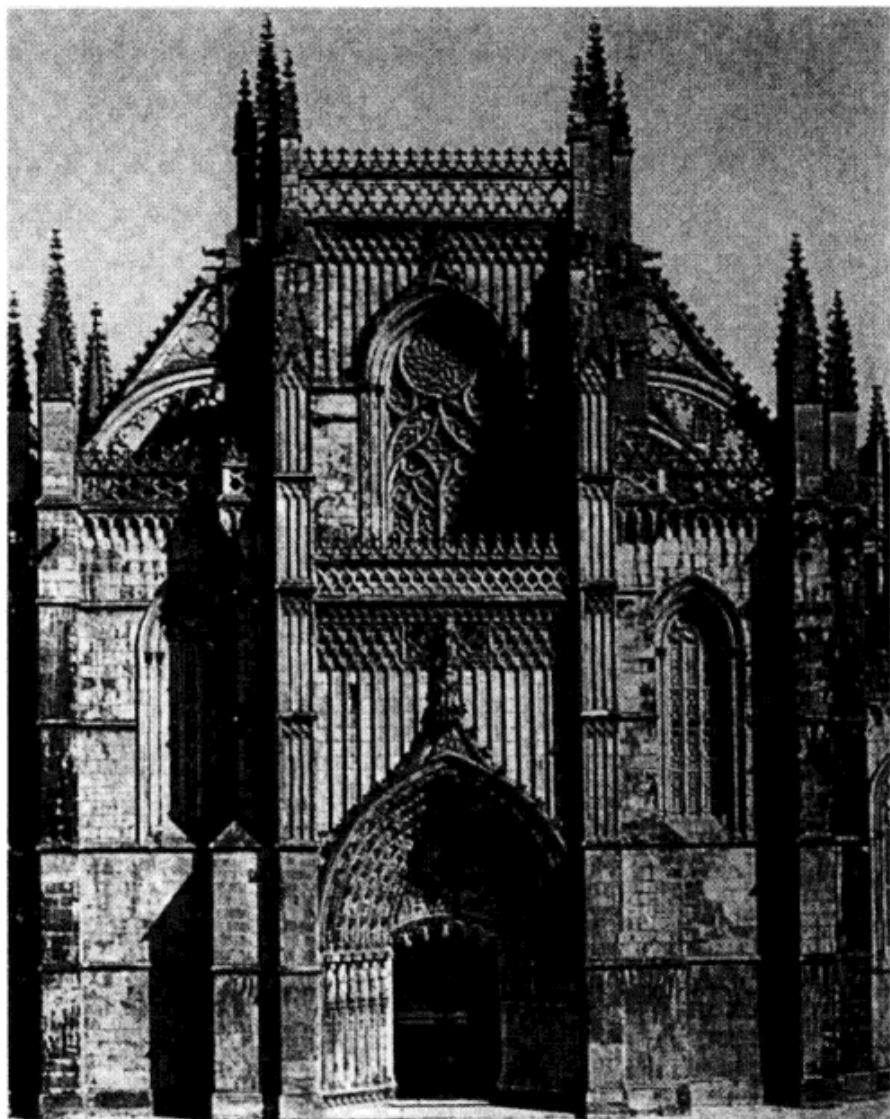


图4 巴塔利亚修道院的建造始于阿勒祖巴洛塔战役之后。这场战役确保了阿维斯若昂一世的王位,巩固了与英国的同盟,驱逐了卡斯蒂利亚入侵者。

从一位英国十字军成为第一任里斯本主教开始,葡英关系一直波动起伏。后来,在百年战争的头10年,葡萄牙曾时不时站在英国一边。现在,若昂一世签署了一份“永久同盟条约”,于1386年在温莎签字生效,这将成为葡萄牙的外交基石,一直延续到20世纪。他还娶了兰开斯特的菲利普——英王爱德华三世的孙女为妻,他们的儿子,也就是王

子,将葡萄牙带到了现代社会的边缘。三个儿子中,爱德华(即杜阿尔特)后来成为国王并赢得了贵族的支持,皮特(即佩德罗)资助市镇,鼓励里斯本的商业发展,亨利(即恩里克),就是被称为大航海家的那个,后来成为基督骑士修道会的军事指挥官,并奠定了葡萄牙世界帝国的基础。唯一的意外发生在远方,与若昂的私生子阿方索有关,他娶了他军事统帅的女儿,因此获得了与卡斯蒂利亚战争期间获得的广阔土地。他们建立起全国最富有的公爵家族——布拉干萨家族,正是他们最终在1640年获得执掌全国的权力,在被卡斯蒂利亚统治80年后恢复了与英国的同盟,在遭受荷兰40年攻击蹂躏后,重建起一个帝国。然而在此之前,在嫡出的阿维斯王朝英葡分支统治下,葡萄牙已经度过了它第一个黄金时代。

在经历了两千多年腓尼基人、罗马人、穆斯林人和基督徒的殖民统治后,葡萄牙人终于开始了他们自己的帝国扩张和殖民定居事业。他们在大西洋的岛屿上获得了最早的成功。在加纳利群岛上,殖民者起先是征服者,必须奴役柏柏尔土著,后来,一纸命他们种植葡萄、售卖加那利甜酒的敕令使他们转变成地主。这项计划成功了,特内里费<sup>①</sup>尤其吸引了许多缺地的移民,但是在经过了半个世纪葡萄牙人的活动后,根据一份条约,加纳利群岛被转给了卡斯蒂利亚,为缓和伊比利亚半岛的紧张局面,这样的条约还有很多。一项长期的葡萄牙工程——也是由亨利王子和他的军事修会赞助的——把葡萄牙定居者带到了空荡荡的马德拉群岛和亚速尔群岛上。那里成功地引进了小麦以补充葡萄牙国内的农场贸易,而且还能用船而不是牛车向里斯本供应小麦。但还有更远的殖民,例如佛得角群岛,并发展出一种以奴隶种植棉花和靛蓝染料为基础的纺织工业,甚至一直深入到热带,在西非的圣多美群岛上也种植着由黑人奴隶收割的甘蔗。因此,葡萄牙在这百来年间尝试的种植大作物的殖民模式将主导世界贸易长达好几个世纪。

葡萄牙帝国野心的第二个特征要比发起海岛殖民更具有冒险性。

---

<sup>①</sup> 加纳利群岛最大的岛屿。——译注